# 和小姐的恋情

故事中有两个小姐，大的叫旭，小的叫雪，但最后只有一位和我有故事。

好险，差一点就真掉了进去。

我在上海做艺术指导的时候，收入很不赖。哪家公司您猜吧，反正我这点年龄是不会在达彼思做ａｄ的。

有一天双休日，城际特快回家，短短的一段路，有两个票价：８５和４７，每次都是８５的，因为较干净。那天人不多，我粗粗的看了下票，就坐在大概是十号车厢的近入口处。我很不讨厌这个位置，因为在我的右边，有个女孩正踮着脚站在椅子上，和窗户外的亲人道别（窗户有问题，拉不下来）。我是一个自来熟，站起来帮她往下拉窗户，卡得死死的，动不了。

她看到了，回头和我笑了笑，表示感谢。

我却看到她满脸的泪花。

好一个真性情的女孩！

窗外是一家人，抱着个小孩，也是眼泪汪汪。

不忍看，拿出手机打２１点，但已经有些期待了，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或许在商业城市，看到这样场景的机会不多。

车开了，整整二十分钟都没打搅她，让她先开口，我知道她会的。

终于，她开口了，说：“谢谢你了。‘

我说：“不客气。‘

这时仔细地欣赏了她的模样——我喜欢用欣赏这词，尤其对于女子。桃形的脸，神情有些憔悴，但是有着一双含水的大眼睛，鼻子高挺，嘴巴不算小，润润的，算得上一个美女。

关于聊天就不想扯太多了，相比意淫类的文章，开头已算长了。她告诉我是山西人，开了个服装店在内地的城市，现在就过去经营。刚才是她的家人（在上海）给她送行，因为要去半年时间。

一路上，她都把双足盘在软坐上，很美。

三个小时候我就到站了，而她还要过十几个小时。

已是夜间十一点半了，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，我小心地帮她盖好衣服让她睡一会儿，究竟三月初的深夜仍有寒意。

回到家，似乎掉了什么东西一样失魂落魄。

此后的几十天，仅有一两个电话联系而已，都是太原的号码。她还是离我很远。

我在三月下旬辞职回了家。有天正在朋友的摄影棚聊天，手机响了，一接，是她。

她回来了，想见见我，就在我家的城市。

约好了地方，我拉了朋友打的赶去，是一家三星酒店，在北郊。

虽然有些意外，但总算见到了她，已不复上次的清纯模样：一声黑裙，黑黑的眼影，绒面的高跟鞋，十足的小姐样。我的天使到哪里去了？

还是为她点了个包厢，消费了近千元，算是解了相思之苦。

怏怏地回家。躺床上半天不能入睡，快两点了。

电话又响，她的声音：“我今天没地方睡了，让我们睡包厢，太脏了，能不能到你家去睡？‘送上门来了，我说好啊。她又说我的表姐今天被开水烫伤了，能一起过来吗？我说可以，反正我一个人住，只是就一张床，不知你们介意吗？她说总比睡包厢好吧。然后就让她们打个车过来，我等她们。

说到这里，似乎很玄了。说实话我看别人这样写都会怀疑，呵呵，那就当故事继续看吧。

那天天公作美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奇大。但已不冷，究竟是江南的四月了。

电话再响时，她们已在小区里，下不了车，因为她姐姐胸口有伤。我抓起两把伞就冲下去，深夜，大雨，两位佳人在出租车昏暗的灯光下非凡的靓丽。我打着伞把她们带到了家。

明亮的灯光下，一切都像是在梦中。她要为她姐姐换药，我说先洗澡吧，为你们预备好了。这是看了看姐姐，又是个美女，穿吊带衫，被雨淋的紧贴在身上（雨太大了，打伞作用不大），身材玲珑，个子很小，只有１米５９的样子。这是我反而没有一点邪念，因为心里更多的是对她们的关心。

她们很大方的在我房间脱得只剩内衣，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光彩夺目，像两朵郁金香。我拿起姐姐给我的寿百年，抽完两根，她们洗好了，满室飘香。又聊了一会，于是上床睡觉。

我的床很大，因为要适应我的身高。我睡最里面，雪睡我身边，旭睡在最外面。